

1999年在WTO
西雅圖部長會議前
非政府組織
所進行的
示威抗議活動，
顯示全球化
社會成本的浮現，
以及反全球化
勢力的發聲。
本文強調
多邊貿易之規範，
應平衡對個別
私部門權利與
義務的重視、
強化私部門參與
的管道，
以適切平衡
全球化之利益與
成本。

因應全球化的衝擊與挑戰《系列八》

全球化下勞工 權益保障問題

黃芳雅

世界貿易組織(WTO)以及其他區域性貿易組織，在過去四、五十年來的全球化進程中，扮演重要的推手角色。然而，國際貿易組織在議題的選擇上，反映高度的政治性與不平衡，以及利益團體的角力。在生產要素流動上，傾向於重視資本流動的好處，忽視人員流動的好處；在人員流動的議題上，傾向於注重流動者所攜帶的人力資本，忽視因為個人流動而衍生的社會成

本；傾向於重視高技術人員的流動，忽視低技術人員的流動。在與國際經濟主體的互動上，傾向於重視企業對經濟成長的貢獻，忽視非營利組織對經濟成長的貢獻；傾向於重視大型跨國企業跨界生產與貿易的權利，忽視其相對的義務、對就業的影響，也忽視中小型企業與組織跨國聯繫與移動的需求。在議題的選擇上，傾向於對代表企業利益的智慧財產權保護，忽視對於個人人權或

家庭價值的保護；傾向於重視對於經濟傾銷的處理規則，忽視對於社會傾銷的處理規範；傾向於重視科技知識層面的價值，忽視人文知識層面的價值；傾向於重視對人類權益的界定與保護，忽視對環境與其他物種權利的界定與保護。

然而，經濟活動大多需不同層面的要素投入，例如船運業的發展，不止需要專業人士，也需要航員與運輸工人的投入；建築業的發展，不只需要建築師與建設公司的參與，也需要建築工人的投入；醫療產業的發展，不止仰賴專業醫師與技術人員，也需要護士與助手的協助；相同的，許多服務業的發展，不止帶動大量婦女參與勞動市場，也同時產生對照護人員（對老人、小孩、與殘障者）的需求。經濟活動影響所及，也常由單一層面擴展或波及到其他層面，透過生產要素之跨國流動，以及科技運用的普遍，專注於片面的短期經濟效益，可能產生長期社會成本，其範圍並波及大多數國家。因為全球化所帶來的技術擴散與

生產要素流動，較以前更強勢、快速、以及傳播範圍更大，所以有能力的經濟主體（例如大型跨國企業），利用各地資源的能力較以前為強，其壓低價格的能力也比以前大，從而轉嫁成本的能力也比以前高。在缺乏最低標準之共識以及有效施行能力的情況下，弱勢者常面臨就業缺乏保險、勞動條件下降、以及人權遭侵犯的壓力，亦即在生產剩餘的分配上占弱勢，社會分配不均擴大。相對的，全球化也增加傳播與擴散負面影響的能力，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，顯示缺乏管制的短期資金流動對經濟穩定的破壞力，擴及社會層面以及其他國家。1999年在WTO西雅圖部長會議前非政府組織所進行的示威抗議活動，也顯示全球化社會成本的浮現，以及反全球化勢力的發聲。

本文強調，因為全球化的負面影響或者為長期性、或者難以貨幣衡量、或者難以界定受害者、或者難以釐清因果關係，或者牽涉各國不同價值判斷標準，所以傾向於被低估或忽視，也通常極

具爭議性。因此，如何建立質性與量化的統計指標，以幫助WTO與其他區域貿易組織更適切評估全球化的潛在負面影響，作為在制定貿易與投資相關規範的依據，十分重要。企業、非營利團體、家庭、以及個人，隨著人為、傳播、與運輸成本之下降，成為國際關係下的重要主體，其組織運作以及影響，對於如何實現全球化的效益，抑止全球化的成本，扮演重要角色。同時，他們也是分享全球化利益，以及承擔風險的主體。本文強調多邊貿易規範之討論與訂定，應平衡對個別私部門權利與義務的重視、強化私部門參與的管道，以適切平衡全球化之利益與成本。

勞動標準

全球化降低資本跨界流動的障礙，許多企業可從而進行國際生產與分工，或者將生產過程進一步細分，以便增加生產效率，減少成本；或者擴展行銷網路，以加強對銷售市場的控制。資本的流動，對於勞動標準的影響，甚具爭議性，大致上視